

# 社交全空间：超越“观剧场所”的“文化共同体”建构

——北京演艺新空间新业态下的社交空间策略研究

李 瞰

中央戏剧学院 北京 102209

**摘要：**小剧场戏剧蓬勃发展的新业态下，演艺新空间的剧团团体广泛构建社交空间的多维场景，将戏剧之内的传奇延伸至剧场之外。本文试以北京地区部分演艺新空间及其戏剧实践为例，从剧场空间的多元选择、戏剧演出中观众内部互动和交流的推进、演出结束后演员与观众的延申交流三个方面，论述北京地区新空间是如何发挥戏剧社交属性、构建社交空间的多维场景，由此重构剧场的定义、角色和观演关系的，并以此为演艺新空间中的戏剧实践提供理论参照。

**关键词：**演艺新空间；社交；空间叙事；观演关系

## 一、绪论

2023年，为加快“演艺之都”建设步伐，北京市有关部门出台《北京市建设“演艺之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3年-2025年）》，提出“打造布局优化、功能复合的演艺空间”。次年12月，北京演出娱乐行业协会举办首次北京市演艺新空间授牌仪式，正式公布首批25家北京市级演艺新空间名单，并鼓励持续发展。“演艺新空间”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热点，正逐步改变着传统戏剧演艺生态。

何为“演艺新空间”？北京演出娱乐行业协会贾新辉秘书长将其定义为：“演艺为主营业务的多业态融合、多功能协同的新型演出场所”，涵盖了多种类型的演艺空间，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 （一）传统剧场

保留传统剧场形式并进行创新的空间，如天桥艺术中心的新空间剧场等，多以传统剧场为基础，辅之创新性的现代化技术，全方位更新换代。

### （二）园区街区改造空间

包括77剧场、北京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南阳共享际等，充分利用地理位置优势，对现有的艺术园区进行改造、或在已成型的商业街区建造新的演出场所。

### （三）古建筑改造空间

如正乙祠戏楼和颜料会馆等，以传统古建筑为载体，

通过现代演艺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同时提供古建筑观赏、戏剧艺术表演观赏双重体验。

### （四）业态融合特色空间

包括幕幕剧场和中间艺术区等，通过业态融合方式，将剧场、书店、文创、影院、美术馆、展览等场地融为一体，不仅承载演出功能，还延伸至艺术创作、文化展示等多重领域，构建多元化文化场所。

### （五）专注音乐领域的空间

各大live house场地，专注于音乐演出，以密闭性、隔音性、聚音性为卖点，吸引青年音乐爱好者们参与其中。

### （六）综合性文化服务空间

包括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方庄文化艺术中心等，多依托社区构建，涵盖文化交流、艺术教育、社区活动等多重服务，满足多样化需求。

戏剧工作实践者们重新定义戏剧空间角色，尝试赋予戏剧“现场性”新的内涵——提供社交场地、促进人际交流，使之从一个被动的、单向输出的呈现场所，转变为互动的、双向参与的表演叙事的媒介，让观众更持久、更彻底地浸入戏剧，也为戏剧的社交功能提供了充分发挥的舞台<sup>[1]</sup>。

本文试以北京地区部分演艺新空间的空间设计及其戏剧实践为例，从剧场空间的多元选择、戏剧演出中观众内部互动和交流的推进、演出结束后演员与观众的延申交流三个方面，论述北京地区演艺新空间如何放大戏剧的社交属性，重构剧场的定义、角色和观演关系，最终构建戏剧社交空间的多维场景，并试为演艺新空间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参照。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中央戏剧学院导学团队（研究生）项目，北京演艺新空间理论及其实践，YNDX2518）

## 二、多元化的剧场外围社交空间构建

在北京，最为知名的剧场，如：国家大剧院、中国国家话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等，均以独立的标志性单体建筑出现，在承载剧场的演出功能之外，更像旅游观光景点，与周边地区略显割裂。对观众而言，仅限于看戏，观演前后的休闲、娱乐和餐饮等需求很难被一体化满足。

新空间则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空间策略，多数剧场迁移至繁华的商业区内，进入城市中心商圈中。2020年，易立明老师在改造北京大华城市表演中心时曾提到：“城市剧院的特点之一就是便于观众亲近。走在街上的人，跨一步就能走进戏剧营造的空间。”<sup>[2]</sup>大华中心正坐落于东单繁华路段，在此观戏的观众，可以约上三两好友，在观戏前逛街、聚餐。而吉祥大戏院这种“空中剧场”，建在商场顶楼，作为商场经营业态的一部分出现，分担人流压力，稳定原有观众且吸引非观众群体关注。

具备高人流量和社交惯性的剧场地区选址，潜移默化地将观演活动融入日常社交轨迹，剧场区域被视为“既定社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位置优越的剧场，生意自然愈加红火。笔者采访吉祥大剧院的工作人员得知，如今这里已经成为老中青三代看戏、观光、消费的场所，周末几乎场场爆满。新空间通过对群众社交刚需的响应，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增长。

同时，由于新空间本就建立在多元商业环境中，剧团往往会结合剧场外空间建立叙事延伸。鼓楼西剧场坐落于书香气浓郁的胡同深处，将等候区设置为半开放式的休闲咖啡书店。在这里，有热演戏剧的剧照及周边，有映射剧目因素名字的咖啡和甜酒。独特的空间设置，为观众塑造了近乎完美的观前讨论场域——观众从进入鼓楼西开始，就无时无刻不处于戏剧之中。

戏剧理论家苏珊·班纳特在她的《剧场观众》一书中曾强调，剧院建筑内的门厅可以通过设置咖啡厅、酒吧等设施，让观众在这些空间中“主动地组合成一个集体”，以实现社交展示与互动。北京演艺新空间复刻了这一机制，通过消费场景延长观众驻留时间，强化观演前后的社交黏性。作为经营模式上融合多元消费场景的新型戏剧空间，结合商业属性，在“戏剧=文娱+消费”的动线中构建了一个隐性的全社交网络。

## 三、高互动性与观众粘性的故事演绎，构建临时社交团体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在随笔集《桥与门》中提出大城市中的人们精神生活的贫瘠和病态。齐美尔认为，大城市飞速运转的模式使居民没有顾及情感的余力，在矛盾和变化中逐渐缺乏激情、过管理

智、高度专业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原子化，人际关系的疏离最终可能导致个人与公共社会疏离。与此同时，社会的个体化和原子化也反方向加强了人的社会化，个人对集体的依赖不断加深，急于寻求归属和身份认同。

戏剧艺术正是个体获得集体感和认同感的有效途径。新空间戏剧能够通过新兴的故事演绎模式，设立临时团体、将部分观众在戏剧观演的几小时内绑定，促进团体协作并鼓励戏剧外社交，将传统戏剧的提供共同话题、促进交友的功能进一步放大，从而满足观众个体的社交需求，缓解群体性缺失的焦虑，给漂泊的个体创建临时停靠的栖息地<sup>[3]</sup>。

77剧场的《大真探赵赶鹅》采取高度类似剧本杀的模式，给部分观众设置固定的身份，实习警察、街坊邻居、乐队成员等等。在互动区域就坐的观众被统一赋予了集体身份，自然形成了立场相同的临时团体，并在此后戏剧上演的时间内一直保持统一战线、共同进退的形势。演员在剧情推进中一次次反复提及、重复说明此时的观众的身份已经变成了戏剧中的角色，呼吁其他观众作为塑造戏剧的“共犯”，竭尽全力亲自带领观众逐渐进入、融入并笃信戏剧情境，他们共同创造了这场戏，又共同观赏了这出戏。

除此之外，新空间戏剧较传统戏剧更重视观众的反馈、以此提升观众粘性，不仅能增强经济效益，也同样能够设立“因戏结缘”的社交团体。多线并行的叙事是达成这种目的的有力手段。位于南三里屯路的抉择沉浸式剧场排演了一部不设固定座位的沉浸式戏剧《唐朝诡事录之无归路》，九位主要人物、九条剧情线同时上演，而观众则进行行进式观演。观众会因选择了不同角色而从不同角度理解故事本身，而看到结尾时又不可避免地想要复盘自己遗漏的角色的个人故事。再加上在剧情中设置了多处1v1单人互动，只有被选择的观众才能看到隐藏剧情，收集式的独特观演体验吸引了独特且粘性巨大的观众群，有相当一部分的观众选择多次重刷、甚至数以百次地重温《无归路》，一次又一次浸入唐朝的梦里。

笔者采访了一位《无归路》的忠实粉丝，她观戏三百余次，会为剧情中被观众误解的角色辩解，会在《无归路》周年时与剧组人员一起庆祝，会在路人咨询《无归路》时事无巨细地介绍。抉择剧场进门后的小桌上摆放的贴纸、明信片和挂件，是她与其他粉丝自费设计的“无料”。他们希望能通过努力，使这部戏更受关注。与普通观众使用的黑白双色面纱不同，盈盈有五颜六色的面纱，这是剧组为感谢她的多次支持而定做的，是她和剧组一同编织的七彩的梦。或许在每一次化身大

唐捕快时，她获得的不仅是观剧体验，更是与演员、观众、艺术爱好者们的一次次交友机会。在2025年9月15日的帖文中她表示，自己已经达成了“观戏300场”的成就，拿到了独特的绿色面纱。文章结尾，她写道：“谢谢你们，让我相信——戏里戏外，皆可为诗”<sup>[4]</sup>。这大概是对于一部成功戏剧的最高褒奖。

#### 四、观演之后，深度交互性全社交空间延伸

就观众交流习惯而言，戏剧观演后的微信交流群是最常用的交流路径。如何最大程度发挥交流群功用、进行戏剧展演后的交互性延伸尤为重要。部分剧组会将交流群本身与戏剧剧情融合起来，如繁星戏剧村《朱莉小姐》在开场前以“邀约大家参加派对”为由建群，演员采取“语C”模式与观众进行互动，更富趣味性，减少了大家“无声退群”的窘况。

由戏剧引发的社交狂潮尚不止于此。一场大戏结束后，总能看见自发站在剧场门前翘首以盼的观众们，他们往往是在等待新一轮见面和深度社交，即：“SD”。

“SD”，全称“Stage Door”，本义为剧场后门，现被延伸定义为演出结束后的演员与观众交流互动的附加环节。演员在演出结束后主动出现在剧场侧门，与观众进行近距离接触和简短交流，如签名、合影、收受礼物等。由于新空间剧团多以商业性戏剧演出为主体，很多剧团会以主打戏剧作为循环演出作品，久而久之成为稳固的名牌IP。部分剧团更在设置班底时邀请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粉丝群体的明星演员加盟，这种情况下的“SD”活动更显隆重，如《开心麻花》自带的喜剧演员团队、鼓楼西剧场在麦克多纳剧作中邀约的演员张某和周某，都是名副其实的明星演员。

观众甘愿付出成倍的时间和精力，以换取与喜欢的演员面对面的那一个刹那，这其实也是戏剧带给人的另一种程度上的精神满足。2025年4月，回龙观晓剧场上演的《杏仁豆腐心》，不仅设置了室内SD区、准备了暖胃的关东煮，又专门设置了许愿树，观众与主演都可以写下自己的心愿。

这正是剧场“SD”的理想状态：主演与粉丝面对面站在一起，分享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和塑造过程，讲述角色和剧本背后的故事，甚至聊一聊现实生活中的趣事、推荐书单和影单，让观众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作品创作过程的同时，为观众与演员之间建立一种朋友般平等对话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均衡了明星效应和戏剧性的艺术特点。通过演员对角色的深入解读，观众能够将注意力从明星演员的个人魅力转移到角色本身和戏剧作品的艺术价值上。这种良性互动，也可以帮助演员更好地理解观众需求和期望，从

而在未来表演中更加注重角色的塑造和戏剧的内涵表达，在演员与观众之间搭建一座双向通行的桥梁。

#### 结语

即使新空间戏剧已经在促进社交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但仍有缺憾。戏剧内容上，沉浸式互动多隔离在故事线之外，无法让观众产生更多的情感联结；班底策划上，过于依赖明星效应也有陷入展演误区的风险，影响戏剧艺术的纯粹性。可喜的是，戏剧工作者们始终在不断精进演出和社交策略，迭代升级观演社交空间的现实路径，现实存在的问题也终有破局之时。

戏剧是一种“经过心灵动向的投影”，而由此“带来的认同同一化行为创造了一个世界。”<sup>[5]</sup>当今，剧场早已不仅仅是戏剧爱好者的专有乌托邦。演艺新空间的确立和发展，使那些微小的戏剧社区汇集成流、聚沙成塔，在浮躁城市中营造起一个满足不同人群精神需求、多维场景构建的休闲娱乐社交平台，建构了一个超越“观剧场所”的“文化共同体”。这是新一代戏剧工作者借助演艺新空间赋予剧场的新的生命力，是他们为当代剧场的生存和发展和完善交出的精彩答卷。

芥子纳须弥、方寸自为天，戏剧人褪去了社会赋予他们的身份名片，以最赤诚的模样置身于方寸舞台中央。在繁忙或琐碎的现实生活中，戏剧赋予了他们一个可以释放全部的自我的时空，使得在新空间中短暂驻足的众人，即使在漆黑的夜晚也能长久坚定地、充满希望地，望向同一轮月亮。

#### 参考文献

- [1] 新京报. 演艺新空间“新”在何处? 听听从业者怎么说[EB/OL]. (2024-01-22) [2025-11-18]. [https://www.bjrd.gov.cn/zyfb/zt/16j2crrh2024/bgjd/szfgzbb/202401/t20240122\\_3542299.html](https://www.bjrd.gov.cn/zyfb/zt/16j2crrh2024/bgjd/szfgzbb/202401/t20240122_3542299.html).
- [2] 归艺影视. 北京文化新地标——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EB/OL]. (2023-09-15) [2025-11-18].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7078532843519622&wfr=spider&for=pc>.
- [3] 齐美尔.《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M]. 上海: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1: 258-279
- [4] ChicMuse的店. 今日正式告别【紫纱】[EB/OL]. (2025-09-15) [2025-11-18]. <http://xhslink.com/o/WfZRwKoduu>.
- [5]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人、艺术与文学中的精神》[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011: 39.